



野外拍摄
乔乔和摄制组在

“下辈子，你我也许就是那只鸟，那条鱼……感谢乔乔和所有制作人的担当和坚守。”马云投身环保后，5月15日首次更新微博，推荐微电影《迷失的家园》。

28岁的导演乔乔带领寥寥几人，卖车卖房，四处举债，耗时近5年，拍摄野生动物和它们渐渐远去的家园。摄影大师林良忠赠他一幅字：做公益，卖车卖房拍电影；为环保，愿做电影苦行僧。

想做一只野生动物，简简单单

——记青年生态纪录片导演乔乔

本报记者 曹刚



【节日独白】

乔乔经常更新微博，尤其在一些特殊的日子。

前年端午：又一个不眠之夜，只有蚊子做伴。睡下，又醒来，才发现在石料厂。突然很想家，想念爸妈，想起门头上那艾草的缕缕清香……

中秋：我将在黄河的怀抱里，陪野生动物一起过节。远离都市喧嚣和尘世浮躁，唯几只小鹏鸮相伴，五两清酒，几粒星光，饮尽千年夜色。

国庆：我常常想，做一只野生动物多好，简简单单。但人类太残忍，还是拍电影吧。饭可以不吃，觉可以不睡，恋爱可以不谈，电影却不能不拍。

去年1月21日，大寒：黄河进入一年中最冷时节。连续几个冬天都没等到黄河大雪，明天大年三十，继续等待。

父亲节：拍到正在育雏的东方大苇莺，想念父亲。

今年1月19日，腊八节：为做公益电影，负债累累。无数次心酸苦闷，但从未放弃。今日腊八，还在野外，天寒地冻，大家就替我们多喝一碗腊八粥吧。

1月20日凌晨2时25分，寒气逼人，不知零下多少度。帐篷走风，被飘在脸上的雪花弄醒。不远处，鹤鸣刺破夜空，大雪纷纷而下。不觉间已大寒，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。多么盼望春天到来，却又眷恋这样的雪天。



▲ 乔乔用体温孵出的燕鸥

► 乔乔拍摄的普氏原羚

本版图片由乔乔提供

去年12月21日，所谓的“世界末日”，《迷失的家园》上网首映，提醒世人关注生态、珍爱地球。乔乔从2000多小时珍贵镜头中，剪辑12分21秒，没一句解说，用光影叙事。

素材堆满屋，赞助没到位，但拍摄并未停止。乔乔仍在野外坚持，计划推出标准长度的自然生态环境电影。然后，一直拍下去。

“我不是导演，它们才是”

鸟啼凄厉，拉开《迷失的家园》序幕，让人想起梵高名作《麦田里的乌鸦》。

草原深处，采砂车驶过，浓烟滚滚，羚羊狂奔；受惊吓的草原百灵慌不择路，见洞就钻；洞内鼠兔惊得直往外蹿，不知所措地望着远方——卡车、尾气、铁轨、喧嚣……

镜头转向湿地，房产商找来施工队抽水，露出道道裂痕。画面前景，推土机隆隆开过；后景，一群白琵鹭被逼得几无退路。每年秋天，它们南下过冬，但这次无处栖息，只能无助盘旋，等待厄运降临。钢轮铁铲过处，高楼拔地而起，鸟儿的家园却日渐凋零。

傍晚的黄河岸边，池鹭俯身冲下捕鱼，毫无防备地扎进陷阱；清晨的庄稼地旁，天鹅、豆雁、野鸭横尸乡野。前一晚，有人撒下拌了杀虫剂的小麦。

在腾格里沙漠，黄沙被化工废水染成刺眼黑色；在甘肃白银，硫酸厂废水流成五彩小溪，汇入黄河；在山西芮城风凌渡，生活污水裹着塑料袋、卫生纸、卫生巾、粪便，涌向黄河……

电影里很少有人出现——两个中年男子点燃雷管，丢入河中，一声闷响后，下河捞鱼。几只雏鸟被爆炸惊呆了，茫然地看着巢外世界。

一次次强烈的视觉冲击，刺激着乔乔内心，“人类究竟应该怎样与其他生灵和谐共处？”

野生动物贵在抓拍，需付出极大耐心。乔乔见过偷懒方法，带录音机去野外，播鸟叫声，提前扎网，守株待兔，等鸟听到同伴声音，飞来自投罗网。那是为他所不齿的。

拍摄时，他精心伪装，谨小慎微。“尊重是基本要求，我宁愿什么都拍不到，也不能破坏生态，打扰野生动物。其实，我不是导演，动物们才是，是全世界最杰出的导演，我必须听它们的话。”

拯救与离别，反复上演

片中一个男人磕破多枚鸟蛋的镜头引来非议，有人质疑乔乔刻意安排，令他有些哭笑不得。

“那是用1000毫米长焦镜头在黄河对岸拍

的。当地认为吃毛蛋（雏鸟已成形但没破壳）对身体大补，他应该是在找毛蛋。”乔乔说，当时离得远，否则一定跳出来制止。

拯救与离别，反复上演。

乔乔在网上多次呼吁，拯救江豚，保护普氏原羚，停止去可可西里探险。

他从小贩手中救下6只鸭宝宝，精心呵护，却只延续了两天生命。乔乔忘不了最后一只野鸭离开时的哀怨眼神，“直到落葬也不肯闭眼。”他大哭了一场，“它一定很想念爸爸妈妈。”

影片里，燕鸥仓皇飞起，哀鸣阵阵。黄河调水调沙后，水位上涨，把它们的孩子悄无声息地带走。能发出的唯一声响，是蛋壳破裂，微弱得几乎听不见。

泥水浑浊的急流里，鱼儿不再呼吸，和未孵化的雏鸟挤在一起，随波而去。

2011年6月20日晚，大水涌来，即将淹没燕鸥的家。“眼看水位上涨，鸟窝飘了起来，里面有2只幼鸟刚孵出，另一只即将破壳。”

乔乔和助理去救燕鸥，高举数十公斤装备，在齐腰深的水里跋涉。“惊心动魄，像玩命。”

一夜未眠，他用腋窝的温暖，帮助小燕鸥破壳。“挽救生命，远比拍摄本身更让我踏实。”

未满月，老三走失；3个月后，老二离世；只剩老大，少言寡语……去年6月13日，它被摄制组放生，久久盘旋，不愿离去，乔乔泪如雨下。“我们还是决定让它去和爸妈团圆。”

燕鸥宝宝满周岁那天，摄制组在微博上遥祝生日快乐：“希望你永远生活在自由自在、没有杀戮的世界。”

童梦难回，疯并快乐着

深呼吸，青草香扑鼻而来。多少次，乔乔梦回童年小山村。孩子们光着屁股，争相跳进清澈见底的小河去摸鱼。

童梦难回。“美丽在消失，我很心疼，想诉诸镜头，用光影去保护。”

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时，家人问：“咱县城电影院都拆了，学那干嘛？”乔乔出身中医世家，无法继承家学，满怀歉疚。他的坚持，最终让父母默许现实。

大学毕业前，他拍纪录短片《巢》，讲述人与燕子和谐共处的故事——夫妻新婚燕尔，家燕飞来筑巢，两条叙事线，串起一个《巢》。

从此深陷动物世界。5年前，他卖车卖房，凑了200来万元。“每天一睁眼就是几千元开销，租车、租器材、生活费……”启动资金不到一年便花光，他四处举债，继续拍。

乔乔两年前推出“用光影保护生态环境”导

演计划，广撒英雄帖，无人投资，只好自掏腰包。他找过一些企业和公益组织，都夸他，叫他坚持，却只停留在口头。“人人知道环保重要，可在利益面前……”

许多人说他“疯”了。科班毕业，受顾长卫、林良忠等名家赏识，如果走进名利场，很有希望成为众星捧月的名导。但他觉得，“拍大片挣大钱，不见得开心。”

乔乔自认为“头脑简单”，疯狂只因喜欢，哪怕艰苦，也心甘情愿。“身体受罪，精神很快乐。”他说，“看到天鹅展翅的瞬间，感觉很幸福。社会太浮躁，在野外能保持内心平静。”

有时为生活所迫，他也拍宣传片和广告。一赚到钱，又义无反顾地“逃”回大自然。

起初有6人同行，耐不住寂寞，陆续离开，只剩摄影助理王乔。乔乔很欣慰，更觉亏欠。“90后的孩子跟着我吃苦，特别不容易，对不住他。”

身悬峭壁，被苍鹭感动

追随野生动物的脚步，乔乔不敢有片刻停歇，因为“鸟不等人”。

常年在野外，背负几十公斤器材，徒步数小时到拍摄点。黎明起床，深夜赶路，蹚急流，悬峭壁，啃烧饼，睡帐篷。矿泉水喝完了，便就着黄河水，干吃方便面。“进入拍摄状态后，也不知道饿。”

危险是家常便饭。乔乔和普氏原羚一起躲避野狼；在充满泥沙的水流里遇到蛇，侥幸逃生，但报销了一台高清摄影机；在悬崖峭壁拍苍鹭，根本无处落脚，只能把自己完全交给安全绳，悬在半空，直面万丈深渊，却有意外收获——苍鹭“小弟”走到鸟巢边，眼看要跌落山崖，被“大哥”一脚踩住，令乔乔感动不已。

他的环保短片《巢》《家园》《诗意的栖居》捧回了好几个电影节奖项。偶尔参加颁奖，主办方要求着正装走红毯，乔乔只能临时去买。“套在身上很别扭，穿惯了迷彩服和军大衣，哪里受得了西装。”即便短暂回归人类世界，他的话题也绕不开野生动物。

在青藏高原初见濒危的普氏原羚，乔乔惊艳得说不出话。如今聊起它们的恋爱故事，就像拉家常。他还和当地政府沟通，修筑饮水池，提供迁徙的“绿色通道”。

“末日说”已成玩笑，但在动物世界，每天都可能是末日——全球每小时灭绝3个物种，一些物种甚至没来得及被科学家命名，就已从地球上消失。

心怀诗意的栖居，聚焦迷失的家园，乔乔说，哪怕砸锅卖铁，也要坚持。

